



忆往昔

一年前，在我上千人的手机通讯录中，竟然没有一个小学或中学同学的姓名。去年夏末之夜的一个电话改变了这一记录。电话那端声音陌生，直到她说了句“我们是每周一擦黑板的值日生”，我突然醒悟，是一位小学同学。此后不到半年时间，我们一些辍别半个世纪的小学同学、中学同学，已经坐到了同一张餐桌上。

沪西有一条短得不能再短的东新路，当年，我们的小学和中学曾经分别占据其首尾两处。现在，它们已经被高楼广厦取代了，只是在路中间，还有一段待拆迁的棚户区。旁边的菜市场人声嘈杂，旧地重走，一块明码标价的大黑板吸引了我的目光。当年小学课堂上的黑板，就是由这样的两块拼接起来的。

我们这一代，小学四年级之前，课本上的“人口手足，舌牙耳目”之类，还是和传统教育没有异样的。十年“文革”开始，黑板上立刻被“打倒”、“狠斗”之类的占据了，粗体粉笔字在课堂日光灯的照射下，惨白而晃眼。后来是“复课闹革命”，被批斗的老师重新走上讲台。他们有的不再安排学生轮流擦黑板，下课时自己动手，然后掸拍着衣服上的一层粉笔灰默然而退。有的照样还是严词厉

面对同一块黑板

文 / 肖振华

语，常常让一些顽皮的学生“吊黑板”，题目做不出来，一节课就站在黑板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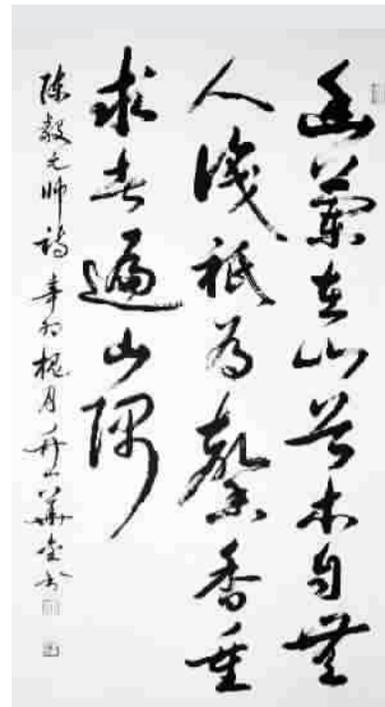
当年的黑板是通讯录，同学姓甚名谁，在老师写下的值日生名单上彼此对上了号；当年的黑板是留言簿，明天的课程表、周末的长风公园活动，在黑板一角写得清清楚楚；当年的黑板是惩罚台，考试100分的红粉笔上榜，成绩不及格的白粉笔“曝光”；当年的黑板是演兵场，有同学收集粉笔头，放学后在黑板上练一阵板书。

如果当时的黑板还在，上面的内容也很有意思。卫生老师来讲《赤脚医生手册》，如同医学院的基础课，黑板上挂着人体结构图，午匀之年的同学们对此饶有兴趣。《工基》课，全称“工业基础知识”，在没有隆隆的马达声背景下，黑板上齿轮转动、气锤欢舞。《农基》恍惚走进农作物研究所，黑板上种粮种稻，治理纹枯病、飞虱和叶蝉，直到金秋五谷丰登。记忆犹新的是黑板上曾有一句英文，“Sailing the seas depends on the helmsman, Make revolution depends on Mao zedong thought”，可以断定，当今考出四六级的英语生没有几个能完整地翻译出来……

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”。五十年后，我们一群同学建立了“同学少年”微信群。据说上世纪末马化腾借了朋友的一间舞蹈教室，一块破旧的磁性黑板，将他的企鹅摇摇摆摆地孵化了出来。如今，微信这一高覆盖、高效率的即时通讯软件，在与时俱进的一群年届六旬的同学手中娴熟操作，用指尖勾画、输入汉字，一如当年蘸着清水在黑板上、课桌上练习书法。

昨日重现，时光倒流。在同学群里，大家用回忆，穿越了半个世纪，居然把一个班级的54名同学的姓名一一拼接起来，整整齐齐地堆放在我们记忆的黑板上。在一个空气被染成金黄色的初秋中午，我们相聚了。杯中斟满的陈年友情弥漫开来，箸下拣夹的是齿颊留香的往事……曾经面对同一块黑板的我们，无法忘记，在投进教室玻璃窗的一束阳光下，黑板前面老师板书的背影和粉笔灰屑的轻扬……

几天后，我在淘宝闲逛时看到一种黑板工艺小摆件，如同当年的那块黑板压缩了若干倍，手掌大小，制作精致。我当下买了很多，还请卖家附上粉笔。我期待在下次聚会时，赠送给我的同窗学友们。



书法 周华金 (79岁) 作



快人快语

生命的真谛

文 / 常占国

入选第三届“中国演艺界十大孝子”的央视《夕阳红》节目主持人黄薇，总是把自己的父母当作一对“老宝贝”。从父亲中风偏瘫的那天开始，她11年坚守在父亲身边尽孝。她像教孩子学步一样鼓励父亲下床走路：“老爸，你真是好样的，我教一你迈左腿，我说二你迈右腿。”她从一个“医盲”练出了专业水平，下手就能找准穴位给父亲按摩。和父亲诀别后，她泪流满面拉着母亲的手说：“妈妈，您现在是我唯一的老宝贝了。”

黄薇有一句名言：天下的父母，当你们成为弱者的时候，我们会使出浑身解数来照顾你们。

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，黄薇所言，也正应了老人们的心声。78岁的美国社会学老教授莫里·舒瓦茨身患绝症，他在临终前给他的学生——作家兼记者米奇·阿尔博姆上最后一课时说：“我感受到了依赖别人的乐趣，这就像重新回到了婴儿期。有人给你洗澡，有人抱你，有人替你擦洗……当母亲搂抱我们、轻摇我们、抚摸我们时，我们没有嫌这份呵护太多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甚至渴望回到完全由人照顾的年代去……”

人生的历程，原本就是由“小宝贝”变成“老宝贝”的过程。

一个人自呐喊着从母腹中投入这个世界之日始，便接受和体验着父母所有能用来表达爱的方式：抚摸、搂抱、亲吻、哺乳……一个“小宝贝”就这样在种种无微不至的呵护与关爱中一天天长大成人。后来，父母衰老了，变成了“老宝贝”，又渴望自己像“小宝贝”时受到父母的呵护与关爱那样，得到儿女们的呵护与关爱。于是，长大成人的孩子又成了父母的支撑和依靠……人类就是这样无限循环地繁衍、生息着的。

生命的真谛，其实就是爱与被爱的轮回——在爱中升华，在被爱中延续。

尊重儿女的选择

文 / 徐德培

家庭中，儿女成长以后，做父母的都要为他们的婚姻和生儿女操心。儿子35岁没娶，女儿28岁没嫁，急了。催促声不断，喋喋不休的唠叨声，使儿女们感到厌烦。久了，恨不得避开父母。甚至发生口角，闹起矛盾，弄得老少都不愉快。这种情况我在居民区时有所闻。当然，不乏也有不随俗流，不以家长自居，讲民主、平等，尊重儿女自己选择的父母。

好友老万年近八旬，生一男一女。女儿25岁结婚，第二年生下外孙苍苍，一家其乐融融。外孙进中学时儿子阿康已经38岁，却连女朋友还没一个。亲友们都为他介绍朋友，他总是推说“还早着呢”，婉拒。老万说，亲友都尽力了，我要说的也都说了，多说反而会让孩子产生

逆反心理。“皇帝”不急，“太监”再急也白搭，还是尊重他自己选择好。一段时间以来，这个家庭热门话题渐渐冷落下去了。

光阴似箭，转眼间阿康跨进40岁大关了。一天，阿康一本正经对父母说，元旦我带女朋友来吃饭，你们准备点小菜。这个突来的信息，给父母一个不小的惊喜。那天饭桌上阿康说：“我和艾莉商量了国庆节举办婚礼。”老万高兴地说，我们尊重儿子的选择，他自己坦荡舒心，我们也减少了操心，真是何乐不为啊！这，或许是条经验，可以给为人父母的参考。

邻家沈老师的女儿小雨结婚8年未有孩子。是无生育能力吗？不是的。沈老师说，他们暂时不要。认为30岁左右

正是年富力强，精力充沛之时，乘此抓紧读点书，学点科技知识，或者去国外走走看看，扩大眼界，增长见识，对以后大有好处，何必早生孩子！沈老师觉得他们的想法实实在在，并非无理。再说，他们是养育、培养未来孩子的责任人，将来终究要担当这个责任的。我们如果为增添生活情趣，强求他们早生孩子，作为父母未免太自私了吧。况且我们现在生活过得很充实。我在社区老年大学担任音乐老师，和一批中年朋友一起唱歌、跳舞……老伴每周三天到茶室吃茶，风雨无阻，他还参加党小组学习，与老同事聚会、聚餐、旅游，比我还忙呢。我们虽已年过八旬，但似乎已经忘记自己是在过退休生活。



在现场

室雅何须大

文 / 郑自华

刘兄来电，说自己搬家了。我知道刘兄原来住100多平米的大房子，三室两卫，非常舒服。我在电话中恭喜乔迁之喜，并问，是不是面积换成200平米了？刘兄说非也，是60平米的一室一厅。我一愣，只听说房子越搬越大的，很少听说大房换小房的，难道刘兄发生了财务危机？于是我乘上门拜访之际，顺便考察了一番。原来刘兄换房是非常聪明之举。

刘兄育有一儿一女，原来和孩子一起居住，100多平米的房子一点不显大。现在子女都已成家，各自有了自己的小家庭，那100多平米就显得空荡荡的，由于地方大，说话声音就要提高分贝，房子里带有明显回音。到了冬天，更是觉得房子冷飕飕的。刘兄夫妇退休以后，每天搞卫生的时间要半天。要命的是，刘嫂还有洁癖，天天弄得像有卫生

代表团上门来检查一样。刘兄从外面回来，除了洗手，还要将在外穿的衣服换掉。有客人上门做客，待客人一走，刘嫂就要忙“消毒”。子女劝他们用钟点工，节俭的刘嫂找了种种借口不予理睬。

房子是用来住人的，是为人服务的，而不是人为房子服务，刘兄夫妇天天将宝贵的时间都花在洗洗刷刷上，为房子忙得不可开交，精疲力尽。刘兄夫妇算了一笔账，房子一大，和房子相关的成本都高，物业管理费，空调的制冷取暖费。看来，太大的房子不适合老年人。

当机立断，刘兄将100多平米置换成60平米的一室一厅。这一换发觉别有味道，花香不在多，室雅何须大。小，更有家的味道，可以彼此闻得到对方的气息，感受得到对方的温度，两个人叫得应，看得见。由于老年人事情多了，有什么状况可以及时发现。为了支持他小

有小的好处的理论，刘兄还引经据典，故宫的养心斋和雍正皇帝的书房和书房后面的卧室，皇帝住的地方并不比平民百姓的大多少，不过10多平方米。那张“龙床”也不比百姓的大，而且在睡觉的时候，床前还要放下两道帘子，空间就变得更加狭小，大概不到10平方米。刘兄说选择小房子是有科学道理的。

最后，刘兄还念了几句顺口溜：家里很温馨，外面很精彩，世界这么大，想出去看看。看来刘兄打算周游世界了！

这些年来，在老年人中一直流传着“四老”的说法，其中之一为“要有老屋”。所谓老屋，就是居者有其屋。老屋，那是不管房子多大，不论房子新旧，只要合适就好。

至于“要有老屋”的另一层含义，老屋是老人最大的不动产，看住老屋，个中的道理就不需要我饶舌了。